

我的早年

(二)

衛挺生

孫逸仙先生歡迎會

大成中學校接近甲武鐵道。在鐵道與學校間有高地曰「駿河臺」其上有一座小洋樓乃中國留學生會館，暇時常往看看有無特別事故。一日到會館，看見張貼一張報告，云孫逸仙先生將自檀香山來日本，將於某日到達橫濱。男同學公推黃興，女同學公推秋瑾，往橫濱上輪船歡迎。過幾天，同縣同學王家駒（白軒）來告，將於某日某時，東京中國同學將在牛込區富士見樓大會堂開歡迎會，歡迎孫逸仙先生。他並允許到期由他帶我同去歡迎會參加歡迎。到期，他果然帶我到富士見樓入大會堂。因我們到時比較早，得站在前三四排中間段。所以聽講特別清楚。亦看見得特別清楚。來人陸續加多，樓為之滿，大約有七八百人，樓下街上還有一兩千人無法擠上來。他們甚為失望。

我們到時，孫先生和臺上歡迎人都已經先到了而且已經開始講話了。日本人首先致歡迎辭者，據說是犬養毅。孫先生演講，用很清楚的北京官話。我記得，他先說排滿的民族革命，應該是大家一致同意的。但清室被推翻後，我們不需要另建一個漢族的帝室，而應當採用民主政治，以代替過去的君主政治。他用一個比喻說，日本鐵道早已築成，用的是狹軌，火車進行迅速而安全。政治形態亦當改進，以民主代君主，正如中國築路，不用狹軌而改用寬軌。關於民生問題，我當日未曾聽到他多講。接着宮崎寅藏先生說華盛頓革命建國並非華盛頓一人的努力，乃係殖民地人民一致的要求。中國革命，亦非孫先生一人的事，乃是大家的事。

此次孫先生演講，因為有幾千人要聽而未得到。所以黃克強另撥再開一次大演講會，地點改在青年會的大會堂，樓上樓下可坐二千餘人。但後來清公使館蔡公使請日本政府派警察禁止開會因而終止。以後孫先生在東京橫濱的活動，均改為地下的活動，而發刊了「民報」月刊，以代喉舌。孫先生在日本乃自隱姓名，改稱「中山樵」，同志因而稱之為「中山先生」。

當時中國國內科舉已停，而各級學堂尙未能立即建立。各省情形全同。士子無處進修，大家都走向日本求學。日本方面表示歡迎。某教育家向中國學生集體演講說：隋唐期間，日本派遣學生向中國學習。現今日本很快樂的歡迎中國學生來日本學習。

日本各級學校，自小學至于大學，向來接受中國學生。當年因為大多數新來的中國學生，年齡稍大，不懂日本語文。所以日本方面特設各科之速成班或速成學校，利用翻譯而講授。有「速成師範」養成中小學教師人材，例如宏文學院。又有速成法政，養成憲政時期的行政人材，例如法政大學。其準備升入日本大學或專科學校的學生，則入日本中學及高等學校（即中國現制「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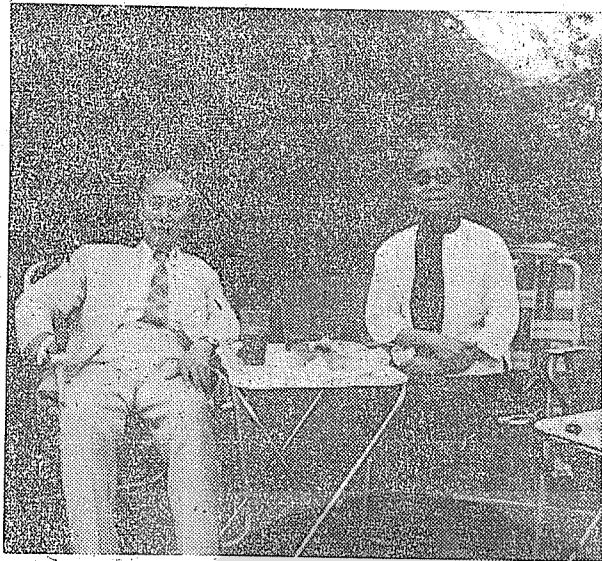
就中年長而學速成師範與速成法政的最多。甯陽公費來者皆學速成師範，斌卿二哥即其中之一。關於學速成法政曾經有一段笑話。貴州夏同龢，是光緒戊戌科的「狀元」（即進士榜上第一名）。他往日本學速成法政時，年紀已大，記憶力衰，雖有譯本講義而吸收不易，畢業考試成績不佳。日本報紙大開其玩笑，記載其事，標題曰「狀元落第」，然而日本法政大學確曾為中國培植了許多法政人才，直到國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內中還有日本法政大學畢業的立法委員，呂志伊即其一。我在乙巳年秋，實際未滿十五歲的童年，自然不能學速成，而必需採取由中學逐漸升學的途徑。

我往日本，原知道是「冒險進取」。我的父親反對最力，因為家產無多而留日學費浩大。因此而每一封信皆催我輟學促返家。五叔父雖然接濟，但終限于暫時，接濟而長期需要，終需倉山莊籌措之。

此一年中，陡增中國學生數倍，下半年增加愈多，東京到三萬多人。因為程度不齊，多未受訓練，而到日本後鬧出種種笑話。日本文部省因而頒行一取締支那留學生規則，其規定頗多苛細。中國留學生全體抗議，各省同鄉會籌議抵制辦法，湖北省同鄉會，在曹亞伯之鼓動下，主張全體罷學返國。

內憂外患束裝返國

我的內憂與外患，不得不使我重新考慮，此後求學可能行的路線。按照我父親來信的涵意，不但我不能在日本留學，而且不能到上海入學校，因為他並未表示有供給我出外讀書的計劃與決心，在他似乎是要我一錢不費的讀書，但我也不能完全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思計劃我的前途。我因而與我的好友并勿幕研究，今後求學的善策，他說「我們的求學路線應以讀完大學為最近最低的目標，而考入東西大學必備的基本學科是英文數學，如果有途徑達到英數二科有把握，那末，讀大學有希望可達目的。」我說，我初到武昌時，住在文華書院牆外。那是英美傳教會辦的，學膳雜費想必不高，而聽說他們的英文程度相當的



柳陰閒居 本文作者衛挺生博士偕夫人在美國華盛頓新居亭園中留影。

好，數學如何，則不得而知了。他說：「那麼你去試辦吧。」于是我決計回家安慰父母，設法入文華書院學英文兼學數學。計劃既定，我于乙巳年底由日本東京逕返甯陽家鄉。

此次離開日本東京而同甯陽家鄉，我的姊夫張仲玉亦同時回家，但我不敢與他同行。因為他家中富有，一路開支浩大，我獨自回家力求掙節。到家以後，父親很高興的說：「你若再不回來，父母要破產，你將無家可歸了。」

「販桃子」到武漢讀書

光緒三十一年丙午（一九〇六年），過了新年後我向父親請就近赴武昌讀書英文數學，父親不允。我計算我的年齡已十六歲，中國且算十七歲了。而我所受的連最起碼學校教育，還是毫無。而最基本的現代學識，還未得開始。大好光陰，任其虛度，我便逢人哭訴，母親很同情我。暗中為我籌備學費，待機會赴武昌讀書于文華書院。一春無機會，一直待到夏天六月，聽說張伯玉要再往日本東京續學，我想與他搭伴到武昌。母親贊成，將路費與四季衣服及被褥皆預備齊全。一個夏日陰曆七月清晨不向父親辭行而逃走了，步行十二里，到了大張莊，張家方才起床，準備吃早餐，而我到了。張伯伯笑向我說「你販桃子出來的吧！」「販桃子」乃「犯逃子」的隱語。住了一天，張伯玉與我同行，他坐轎子走廣水，我也不得不同坐轎子到漢口，文華書院在假期間無法接洽，又不得不隨伯玉住客棧。如此，我的旅費及客棧費，乃意外多出的開支，所得者是平安到達武漢。

八月初，我再往文華接洽入學事，校方問我「你以前學過英文否？」答「不會」。「那麼你最好先到高家巷聖公會英文學堂去讀。那是文華的預備學堂，學費亦較少。」我聽了這一番話，我很高興的去高家巷。

高家巷聖公會正是曹亞伯所創辦的日知會閱書報處所在地，房屋設備均極簡單，其中教員皆文華高級學生義務任教。宿舍費，膳費，學費一共每月五元，住堂內。開支比文華省得多。其學堂無正式名稱，或稱「聖約瑟堂」或稱「聖救主學堂」，外間則稱「高家巷聖公會英文學堂」。學堂有英文五班，每班半年，共為二年半課程，讀畢可到文華插班。

第一班從字母學起，而拼音而識字，我很高興的從頭學起。書本所有的我晝夜誦讀，數學也從加減乘除命分學起，第一學期我讀完前三班一年半的功課，年假不回家。學堂年假停伙，我到附近的襄陽學社（那是襄陽府七縣在哪學界的俱樂部）去渡歲。新年開學，我已經讀高家巷英文學堂的第四班了。所以在一九〇七年夏，我讀完高家巷學堂五學期二年半的功課，我不回家而準備秋間入文華插班。

我在一九〇六年秋入聖約瑟學堂時，對於英文還是一字不識，而且字母拼音也不會。到一九〇七年夏我居然已經用英文本讀書，讀完了一大冊的英文亞洲地理誌，並讀了半冊的魯濱孫漂流記英文原文 Robinson Crusoe，那在英國算是一冊相當深奧的文學書。前書是文華格致室高級學生，房堂政先生所講授，後書是文華神學院學生程宗洛先生所講授，而程先生在文華是以品學兼優見重于學校當局，所以他的介紹在文華是很被重視而必然被承認的。他介紹我的英文程度已經充分的達到文華書院中學部第四年級下季的水準，文華居然，而且當然的接受。

原來當年的文華書院內部班級的組織分兩段。從開始起，第一班下，第一班上，第二班，第三班，第四班，第五班，第六班，每一班是一年的功課，第六班讀完是中學階段畢業。以後升入高級教育階段，分「格致室」College「神學院」Dwight School及「圖書館學院」Library

Science School 三者為平行的學院。「格致室」等于英美學校的高中 Junior College，畢業後可以直接入英美大學。中學後三班即第四、五、六、之三班等于英美初中。而其前四班即下一、上、二、三、之四班等于英美小學。我在高家巷的兩個半年所讀的功課，已相當於文華書院中學部第四年下季的課程。

嚴父手諭「乞食歸家」

我的讀書計劃，先充實我的英文及數學，以備入英美日本的大學計劃，在一九〇六年初與我的父親談，他根本不考慮亦不願聽，他寧願看着我的寶貴光陰白白的過去，所以萬不得已，我不辭而逃去。我入高家巷英文學堂後，我父親寫信給我云：

「字諭挺生。汝學英文以八年為程，志不可謂不堅遠？試思此八年之經費將安從出乎？微論八年，即一年半又安從出乎？家中終歲出產不過百金……（此語不實）前所以竭力辦此區區者，冀汝於更歲之餘捨私學而入官學，一以息家中之肩，一以謀汝出身之地耳。而汝狃于學英文不已，甚且遠期八年，請試與言英文之益。第一，便出洋學西學。汝自維今生有出洋日乎？第二，充教習，教習可必得乎？下此則為通事為細慮而已。捨名臣大儒不為，而冀為洋人之通事細慮，其計已左。……家中萬無餘力供汝揮霍，自今日始，以後分文不為汝寄，凡汝所欠之債，分文不為汝償，官學可入入之，否則吹沿門之簞乞食歸來而已。……此後有一文錢南來者，江水西流。」

我接到父親這封信後，絲毫未改變我的計劃。惟更加倍的努力功課，以求縮短讀書的年限。我十三四歲在本縣全縣童子試考取「案首」，使我在武昌，在日本東京，在朋友面前，能站得起

來，有思想的朋友都願幫助，我在武昌，涂直忱永遠是對我求必應的。在家鄉我的母親，三戶劉寒我四姑母家的表兄劉堯培，及我五姊的尊翁張鼎臣翁，最後負責的我五叔父靜安公都肯緩急時支持我的。所以我父親這一封決絕的恐嚇的信，對我未發生搖動力。我讀後付之一笑，而推進我的讀書計劃更加努力。

在高家巷聖公會讀書的一年中，兩次得到國外朋友的鼓勵。第一是井勿幕自日本東京來的信。他說，有思想，有志氣，有能力，像我這一種的不平凡的青年志士，一定讀書的成績與眾不同，他祝我讀書英數成功。其二是我寫給曹亞伯的信，也在日本東京的學校轉給他，寄往英國倫敦。因為他立志在革命事業上有所建樹，所以往英國去學習海軍。他很高興的接到我的信，而知道我在高家巷聖公會讀英文，而與他的好朋友劉敬庵（貞一）胡蘭亭（齊賢）朝夕在一處。他相信有思想有抱負的青年如我者，一定能有所成就。曹亞伯於是回信，給我很多鼓勵。此二信來到，精神上的感動乃有千軍萬馬之力，增加我的自信，增加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

一九〇七年夏，我住在高家巷聖約瑟學生宿舍的一角，而在門房葉司務家搭伙食。同時兩位文華神學院的聲望最隆兩位神學學生程宗洛（本願）鄭和甫（元順）兩先生亦在此度暑假。此二人後來均是聖公會很有聲望的「主教」，他們二人都任在過去最後一學期，教過我的英文。

秋間我在程宗洛先生的推薦下，加入了文華三班下學期的功課。在班中的考試，我的成績是第二高。第一名是番禺史久驛，他後來改名「史宜」字「德三」與我同考入清華學堂同班選派留美，史在文華三班永遠考第一名。

奇跡傳遍棗陽故鄉

我在文華時，姜河清（行六）曾有一次來看

我。文華書院的門房，具告說河清「他的成績空前。」

一年以前，他未曾讀過英文，求入文華下一班而不够資格。在一年以後，他居然在文華三班下學期考第二名。這是從來未曾有的奇蹟！「姜河清得此消息，傳遍武昌同鄉，傳遍棗陽故鄉。此一消息增加了我做學生的聲譽不少。這種消息傳到我的父親，他很高興，但對我仍難予支持。

我的家信報告我在一年半的時間，讀完文華書院四年的功課，而我的父親在一九〇七年終前仍來一信招我返家休學一年，其言曰：「嗟乎，以文華之善教，汝之好學，豈非為父者之所深喜而厚幸也哉！徒以經費無出，至為此紆綏之計，傷哉貧也！」

我已離家一年半，我也很想回家看看我的父母。我深信我回家後，一定能够得到母親及五叔父的支持，使我能够重返文華完成學業。

年終，我大胆的回鄉去了。報告一切，均可接受，惟下半年繼續讀文華則父親不予考慮。一扣留半年，不肯放行。他如此作法，使我急壞了。

自上年起，五叔父已經將雙河鎮之高等小學組織好，經費募足學生招滿，春季開學名為「興亞學堂」請我父親去教國文。我也有時在百無聊賴中往代課。我着急的是回文華復課，而父親堅不允。我不得已乃往說動五叔父、六叔父（瀛洲之父）及張烟伯鼎臣、劉烟叔仁山（淑慎七姊之尊翁）一致向我父親說項，皆云功勳一篋，「如此美才，就誤其學業，可惜」。父親不得已，乃寬轉灣下台，要我先寫一篇中文，及格然後放行。我乃作成一篇長數千言的文章。文成認為稱旨。放行時，對我當五叔父面而云：「以後需款，無需稟我，直向汝五叔父商籌。」五叔父慨然應允。放行到武昌時已到四月。三個月大好光陰擲之空虛。到文華後，史久驛等特優之三班生，已准跳過四班而到「五班」讀書，我因遲到三個月，仍令

在四班續讀。如此，就誤我的時間，非僅三個月，而實一學年又三個月！

西湖高等礦業學堂

一九〇八年夏暑假期間，來了一個新機會。湖廣總督趙爾巽（字次珊，漢軍旗人）奏准創辦「兩湖高等礦業學堂」招生，考入學者為「秀才」，五年畢業為「舉人」，入學後衣食住書籍筆墨紙張均給公費，在武昌與長沙兩地招考，功課用英文講授，政府由美國聘請教員來武昌組織學堂教務。因其功課用英文講授，教員用美國學者，合乎我的需要。因其入學即作「秀才」，畢業即作「舉人」，在校一切費用均由公家担任。學、膳、宿、書籍、儀器乃至筆墨紙張醫藥等一切費用，均免繳，合乎我父親的需要。我於是即往報名應試，在武昌報考之兩湖學生四千餘人，第一試考國文及英文之作文各一篇，放榜時我名列第一名，當時應考者皆有辮髮，我獨無辮髮而穿日本式學生裝的洋服，故看榜人一致說，「第一名被文明人奪去了。」因當時民族思潮甚高，故謂去辮髮者曰「文明人」。經過第二試，武昌方面錄取兩湖學生數十人，長沙方面亦考取數十人秋間送來武昌。秋季開學，分甲乙丙三班，我在甲班。而湖南實業學堂學生之來參加者，多已經有甚好訓練。甲班除我一人為湖北籍外，餘皆湖南學生。

在假期中另一可記之事，為自歐洲新來一位意外的朋友。在一九〇六年我寫信給曹亞伯時，我曾經談到革命之事，摧毀舊政府舊制度固然必要。而更重要者，乃在如何建立新政府與新制度。若單獨從事破壞而全不研究如何建設，勢必使全國大亂，造成國家與國民的大不幸。

亞伯得我的信而大喜，除寫信鼓勵我之外，並且將我的信寄示在比國留學的王鴻猷字子匡。王乃穀城縣人，與襄陽縣同屬襄陽府，因此與我為「小同鄉」。子匡見我的信大喜，以為十六歲

的青年，而有如此見解，乃不可多見的同志人才，因而很工整的寫了一封長信稱讚而且鼓勵我。在一九〇八年夏，他歸家省母，路過武昌，他到方言學堂找到他的穀城小同鄉趙司至字松雲帶他來訪見我。當時因文華書院放暑假，我寄住在院後花園山家花園的空房裏，只有涂直忱曉得我的住址，趙松雲與直忱同班而不同科。直忱學法文，趙松雲學俄文，但仍通聲氣，所以能察明我的住處。兩位光輝，蓬蓬生輝。但二人我都不認識，而自我相互的介紹，暢談了一番。萬里逢知己，其樂不易得。三年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王鴻猷子匡是國父孫先生首任大總統時第一次組織內閣的財政次長，其財政總長為陳錦濤。

秋間政府聘來的兩位美國教員，一為地質礦物學專家，姓安德生 mr. anderson，一為化學專家，姓瑟而才 mr. selzer。另有漢文教員，數學教員，及校醫張汝楨兼教英文及生理衛生學。（他原在北洋醫學院畢業）學堂監督姓魏（當時校長稱「監督」）是一位候補道台，乃兩江總督（湖南人）魏光燾家人。監學二人，一湘人，一鄂人皆姓陳。時稱「湖北陳」及「湖南陳」，考中的學生中有二人，是我昔日西路高等小學堂的同學。其一為莊慶，當時已改名為「莊存厚」，改字「辛齋」。其二為范鴻鑑。莊在甲班，而功課並不好。范在丙班。

各種教員，數學最弱，只能教小代數，而幾何三角及大代數無人講授，而且當日通武昌城未能算得能教者。不得已，乃買書自己看。第二年，因與張汝楨口角之責，而安德生先生辭職返美，往可倫比亞大學任教。第三年，瑟而才先生亦辭職返國。於是礦業學堂已名不稱其實，顯然已無前途矣。因為我考入兩湖高等礦業學堂，一切合乎父親所希望的各種條件，不收費，而給「秀才」「舉人」等學位，父親當然喜慰。所以在放年假時，我回鄉省親，意在使父母過一次快樂新年。

年假滿月，方才回堂。時已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己酉正月下旬。而正在此一個月中，失去了一次赴美留學的好機會。原來庚子賠款，在吳棟華女士，（即在文華書院創辦「圖書館學院」之 miss mary Elizabeth wood，（紐約州人美國麻州波城， Boston 西門士大學畢業）之奔走呼號下，得若干名人支持，與國會上下兩院若干議員之同意，將中國「庚子賠款」之超過美國國民在華之實際損失而需賠償之部分外，交還中國以作派遣學生來美留學之教育經費。其經費由中美雙方會同管理，謂之「中美庚款教育基金」。後來因創一游美預備學校名為「清華學校」而其基金改以「清華教育基金」名之，在一九〇九年，中美庚款第一次選派學生赴美留學，其選派之考試，即在此一九〇九年寒假內舉行。因我回鄉，而甯陽縣鄉因無報紙而未知其消息。故應試之機會完全錯過。第一次庚款留美學生梅貽琦、唐悅良、嚴家駟、胡剛復、秉志等僅四十七人來美。

赴京趕考公費留美

次年是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庚戌，暑假前遊美學務處早經行文到各省，請選送學生赴北京參加留美考試。湖北省提學使準備以公費送四名赴北京參預考試。第一試錄取八人，我被取為第三名。覆試檢察體格，而檢驗人並非醫生，乃因我身體瘦，而疑我有肺癆病而被淘汰。但我確知我無病。當時五叔父之內侄王安濶字梓材任湖北新軍之「標統」（即師長），因我在一九〇四及一九〇八年，兩次在各數千人之競考中，名列第一，故對我特別具有信心。常稱我為「增光的表弟」。我願自費往北京應試，請其借給我路費。梓材表兄概允，因借給我四十元自往北京應試。

我住武昌數年，對它有了感情。我父親常命我學詠詩，我此時試作一首五言律體詩，寄給在

武昌襄陽學社的襄陽詩人王巽伯（王利用字生伯，此時改「巽伯」），其詩曰：

「楊柳青青際，登車別鄂州。稻田秧已綠，湖水兩初收。

客賦（譚壯飛詩）「客賦並來慎相接。佛魔到手得堅持」三年夢，河山一劍遊。狗屠如有遇，當介此間儔。」

我初次到北京，住在宣武門外潘家河沿裏（陽）郡新館，不出房錢，只出飯錢。適來此住的襄陽縣人有謝懷霞後字癡崖駱繼漢（字墨生）皆新自日本畢業返國應朝考試。考試後，各得「七品小京官」。駱墨生很欣賞我的「河山一劍遊」句。他在閒談中告訴我日本學者，正在精研「穆天子傳」、「山海經」，謂其在地理學上的價值，不在「禹貢」之下。他第一次談話，給予我甚深的印象與影響。民國三十七年我在退休後，作「穆傳」及「山經」的考釋，也是受那一次的影響與決心而終作的。當日在北京而同縣的留德法學博士馬德潤，字海鏡，在他入武昌自強學堂以前乃我五叔父的門生。我來京承他招待，與謝駱同往。

入遊美預備學校，補修入美國大學的預備課程。湖北省以公費送北京應考的四位學生，除蔡翔外，餘皆落選。

得此結果，我們也很高興。史蔡與我乘京漢鐵路火車回到武漢，而在漢口大智門入法文書館補習法文半年。史宣即文華之史久馨，蔡翔即文華格致室之蔡鳳書。

我這次返鄂，王梓材（安瀾）表兄派副官來渡江歡迎我，稱我「衛大人」，因王是「裸統」，清稱「大人」。我是「王大人」的表弟，因稱「表大人」「衛大人」。這次的經驗給我「肉麻」覺得可笑，王梓材表兄的借款四十元由五叔父與父親很高興的償還了。五叔父與謝震寰先生，當日已代表襄陽在省諮議局任議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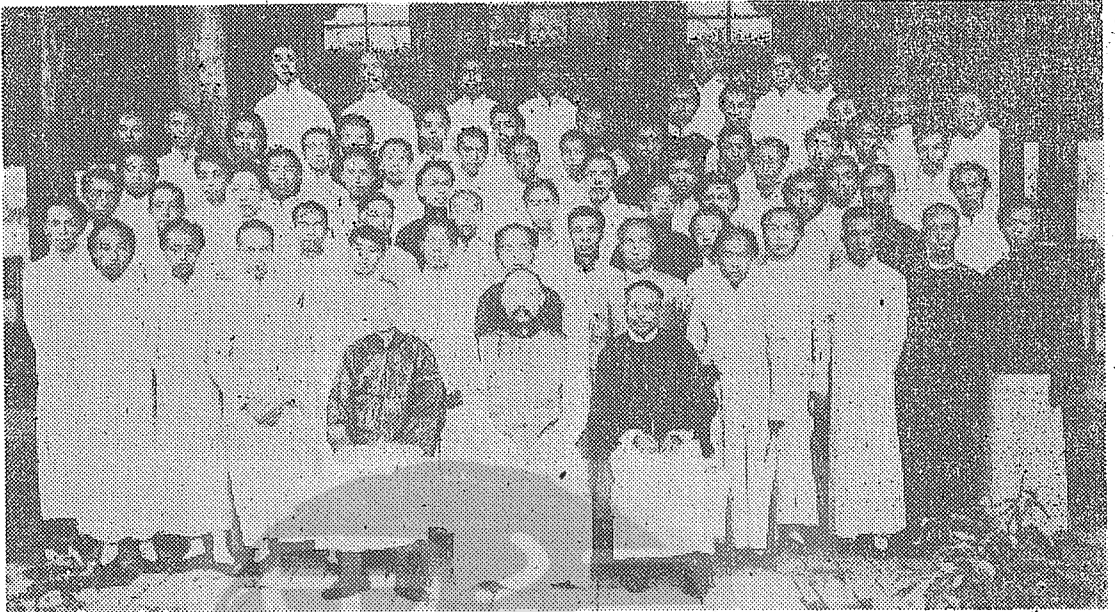
諮議院別長歌壯行

有這次的收穫，我的父親對我的態度完全改變了，他再不說學英文只可「作洋人的細慮」，他所預斷的出洋入大學校學西學，我當「自維今生無其日」，而天假之緣，機會已在目前了。我這四年的努力不白費了。年終回家省親，人情變冷酷為溫暖。「江水」未「西流」我也不需「吹簫」「乞食」而「歸來」了。

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陰曆元宵過後，我帶一工人為我担負行李，在雪泥半尺的路上中穿着草鞋北上，日行八十里至一百里，由我家步行至駐馬店。途中先經過我外祖父劉春園公家，並慰問了外祖父母及舅父母。外祖父母年七十餘甚康健，我到駐馬店搭火車直達北京前門。到了北京，先往遊美學務處報到。此時遊美預備學堂，已經定名為清華學堂，因其堂址，決用清華園址，且已建築成校舍數座。到後，不久即開學。學校男女教員，大多數是美國人，共中美教員幾十人。教務長是數學家胡敦復先生，「監督」（即「校長」）初是周自齊後改為外交部

長官顏駿人（名惠慶）先生，「提調」（即「副校長」）范靜生（「源濂」）先生。學生分兩級。上年夏考取的備取生約一百名是「高級生」，上年秋又招考的年齡更青的學生，是「中學生」，高級生安插在（工字廳）花廳院各屋中住宿，中學生則在新建的洋樓中住宿。圖書館在學校內之南段。在美國教員中，教導最好的是物理學教師 Mr. Smith 其次是教代數學、幾何學、三角學的。寫幾位女教師 Miss Picket and Miss Liggett 教英文及莎士比亞文學的 Miss Falmage 也教得很好。我每日清晨即起，坐在假山中間，埋頭讀書。三個月半至六月暑假前學期結束考試，我的成績是高級學生第十二名，而高級學生之前六十名皆當選為一九一一年派往美國留學。外加中學生之特優者二名，共選派六十二名。以下名單乃據近來清華校友通訊雜誌社之所調查，及宋甯先生著之「遊美論叢」內之所載及就我所能記憶者予以更正。（原名單以筆劃為次序）

- (1) 王廣（中學生），(2) 王謨（字「求定」後以字行），(3) 史宣（字德三），(4) 史譯宣，(5) 甘純啓（中學生），(6) 朱啓蟄，(7) 江山壽，(8) 何慶曾，(9) 吳康（「字致覺」），(10) 吳憲（字陶氏），(11) 宋建勳，(12) 周明玉，(13) 周掄元，(14) 邱崇彥，(15) 胡博淵，(16) 蔣蔣佐「字立夫」後以字行(17) 司徒亮，(18) 徐書，(19) 梁杜衡，(20) 梁基泰，(21) 高大綱，(22) 孫學悟(23) 孫繼丁（字丙炎）(24) 柴春霖(25) 張傳薪（後改名「張國輝」）(26) 張景芬(27) 陳嘉勛(28) 陳長衡（字「伯修」）(29) 黃宗發（後改「宗法」）(30) 黃明道(31) 黃國棟（後改名「漢良」）(32) 漢棟(33) 陸守經(34) 陸鴻棠(35) 陸懋德(36) 許彥藩（字「建屏」後以字行）(37) 崔有濂(38) 章元善(39) 梅光迪（字「觀莊」後改「迪生」）(40) 費宗藩(41) 楊光弼（字「夢賚」）(42) 楊孝述(43) 裘維寧(44) 虞振鏞(45) 趙文銳(46) 劉崇勳(47) 鄭輔華（後去「輔」字曰「鄭華」）(48) 蔡翔（字儀亭



范辦會(者坐中排前)齊自周(長杖)辦總華清的時美留華清考取者作文本
左排三第,影合生費公美留華清屈二第與(右排前)安國康(左排前)濂源
。適胡為人一第

後改「翼亭」(鄧宗瀛)鮑錫藩(衛挺生)字「深甫」後改「申甫」(鍾心愷)龍夷(譚其葵)羅邦傑(嚴訪)顧宗林(顧惟精)張貽志(張福運)「景文」(陳明壽)陳承斌(陳德芬)以上合于我所記憶)

在我記憶所及,徐光(子明)的名字陌生,非一九一一年一班人。校友通訊誤稱一九一一年六十三名出洋,而實僅六十二名則通訊誤也。

六月下旬,我乘京漢鐵路火車至河南確山縣之駐馬店改乘驛車返家。回到秋河別外祖父母全家。到家別我父母。斌鄉二哥送我到襄陽縣城。沿路他很高興的介紹說,「這是我的九弟。他將赴美留學。」我由襄陽乘肩輿到應山縣之廣水站改火車到漢口。過武昌看五叔父。五叔父很快樂的向謝震裳先生報告說,小侄挺生已被選派赴美留學,特來辭行。謝先生問「這次共派出幾人?湖北

省籍幾人?」我答「全數六十二人,湖北省籍二人。另一位是蔡翔,原名鳳書,漢川縣人,文華書院學生」。謝先生當即留宴餞別,邀了一桌諮議員先生們作陪。他讓座時,很有風趣的拱手問我五叔父說,「敬叔父乎?」宴後即別去。謝先生繼作七言長歌一篇詠其事。五叔父以之寄給我父親。謝先生名「鴻舉」字「遐尚」一字「霞裳」。襄陽縣南鄉謝氏,清「舉人」與謝懷霞同輩而年長,其詩曰:

「九萬鵬瀛去路遙。時拭老眼望征軺。南來氣早吞雲夢。西去行看踏海潮。五百童男終古恨(謂曾文正公所派一批留美學生未學成而清廷招回罷學)三千楚客兩生招。(謂中美庚款計劃派學生赴美留學預定期間甚長)捫參歷井擬天上,仰斗乘槎逼漢霄。鯨浪猶慳巴拿馬(時鑿巴拿馬運河尚未通航)雁臣遠引待中貂。利堅盛頓空前史,揖讓誅除在一朝。……衛武筵前酒便澆」。

我在陽曆七月中到上海,向遊美學務處指導員處報到,作一切出國準備,包括醫生檢查身體(丁福保醫生),牙醫修補牙齒,(徐景明牙醫生),護照美領事簽字,等一切手續。如此結束了我幼稚而童年而弱年,為求學讀書而作的十數年之喜怒哀樂的艱苦奮鬥,至此始得告一段落。從此得受現代的正當教育。我的前途至此始有光明的希望。

慈禧與珍妃

章君毅等著 定價叁拾元

本書精選名作家章君毅、徐荻芬、康僑、龍寶麒、王成聖等佳作拾萬言,附以珍貴圖照,內容精彩,篇篇可讀。